

33 场革命



33 REVOLUCIONES

CAMEK SÁNCHEZ GUEVARA

文景

[古巴] 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 著

侯健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33 场 革 命

〔古巴〕

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

著

侯健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33场革命

[古巴] 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 著

侯健 译

出 品 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杨 沁

营销编辑：杨 朗

装帧设计：周安迪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0 字 数：137,000 插 页：2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ISBN：978-7-208-14769-0 / I·16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33场革命 / (古) 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著；侯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33 revoluciones
ISBN 978-7-208-14769-0

I. ①3…II. ①卡…②侯…III. ①中篇小说-古巴-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古巴-现代 IV. ①I7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4878号

目录

PRESENTACIÓN	1
前言（阿尔贝托·桑切斯）	
1. LA CASA GANA	5
娱乐中心赢了	
2. CONFESIONES DE UN ARTISTA ENSANGRENTADO	17
一位嗜血艺术家的独白	
3. EL MISTERIO DEL DEDO AUSENTE	79
失踪手指之谜	
4. LA ESPIRAL DE GUACARNACO	89
瓜卡纳科的螺旋式生活	
5. LOS SUPERVIVIENTES	107
求生之人	
6. LA LLAMADA DE CRISTO	159
克里斯托的来电	
7. LA VEINTIDÓS	167
柯尔特 22 手枪	

8.	LOS FRIKIS	181
	怪咖们	
9.	33 REVOLUCIONES	231
	33 场革命	
	译后记	307

前言

卡内克最早是于 1997 年在奥哈卡开始构思收录在本书中的故事的。有些故事最开始是某篇小说的个别段落，另外一些则从构思之初就是独立的短篇故事；不过所有的故事都是卡内克在多年之后于不同国家写完的。在 1996 年写完了诗集《我的日记》之后，他开始以奥哈卡为背景创作一部小说，并为之构思了许多与古巴革命具有紧密联系的古巴角色。

在卡内克慢慢为每个人物构建他们各自的世界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一个人物都更适合成为一篇独立故事的主人公。他想利用这些角色来创作一本短篇小说集。

这些念头始终萦绕在卡内克的脑海中，他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创作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却需要重新反复斟酌每一个字句，甚至重写某些部分。有时候在创作某个故事的过程中又会有新的故事灵感涌现出来，他会把曾

记录在《摩托日记》¹（写于2005到2012年，由西班牙洛格罗尼奥的 Pepitas de Calabaza 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中的经历重新以虚构作品的形式写出来。

在其不断游历的过程中，卡内克总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掏出小笔记本，用他那纤细的字体为他的故事做笔记，写下评论性文章，或是写一段景物描写。他在机场候机厅做过这种事，在中美洲雨林的茅屋中、巴拿马的咖啡馆里和墨西哥的大街上都曾这样做过：因此，在他的故事中总会出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口语俗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都来自他的某些遥远记忆，或是生活中的直观观察。

《瓜卡纳科的螺旋式生活》是卡内克在1997年的奥哈卡的某个午后开始创作的，却直到2012年才写完。在另外那些故事中，《娱乐中心赢了》是2011年在巴拿马写的，后来他再也没有修改过。但是《33场革命》无疑是他最用心的一篇故事：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来雕琢每一个形

1 此处应为笔误，实际书名为《没有摩托的日记》（*Diario sin motocicleta*），卡内克故意以此为书名，与其外公切·格瓦拉的《摩托日记》相对应。——中译注，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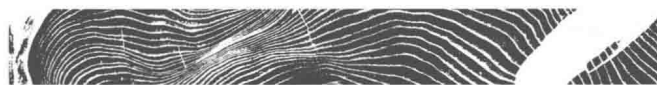
PRESENTACIÓN

象，揣摩故事中所有为求生存而拿生命去冒险的人物的每一种感觉。

阿尔贝托·桑切斯，
卡内克之父

娱乐中心赢了

LA CASA GANA



一切都发生在那久负盛名的夜间娱乐中心之中，一群高矮不一、来自天南海北的女人们在那里争夺着爱情，也争夺着在场男士们的钱包。由于此地名声在外，再加上它确实有些特点，它不断吸引着官方诗人、杰出知识分子、最高法院法官、激进左派和右派势力的成员前来光顾。到处都是威士忌和可卡因，每张桌子都在玩着扑克，筹码大得吓人，而在尽头处的那些配有女郎的房间则总是客满。

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占了一张桌子，我不玩牌，所以就负责发牌，还得负责调解那些必然会出现的争执，这种争执在每张牌桌上都会出现。我们这张桌子上坐着一位大名鼎鼎的保守党议员，他不停地在解释着婚姻的神圣性以及养成良好习惯的种种好处；一名在革命前线的军人则不停地批判着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腐朽；一位民族主义诗人带着点挑衅的意思诵读着从国外传来的法西斯诗句；我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买卖毒品，当然有时也会组织一些牌局。所以我经常边发牌边发可卡因，赚两份钱，同时还能享受到和同伴们交谈的快乐。

我们和“贵妇”（我们就是那么称呼娱乐中心的主人的，她是北方人，二十来岁，虽然柔弱，可天生就是块搞

经营的料)讨论了好几个星期了,想着怎么样能把我们的业务联合起来,好赚更多的钱,当然还得把体育博彩搞起来,或许还得在地下室里搞个制毒实验室,这样就能彻底摆脱那群哥伦比亚佬了,这也是最近流行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娱乐中心的经营管理和我们的生意运作都还不错,这种强强联合只会使利润成倍增长。除此之外,我还提议我们应该支持民主进程,向选举委员会申请在我们的地盘上设个投票点,这样一来,在那些由于巴巴的法律控制的不幸日子里,也就是那些淳朴的人们前去投票选总统、市长、村长或者其他庸人的日子里,客人们就不必离开娱乐中心去排大长队投票了。另外还有个好处,我们可以按照出价最高者的要求在票箱上动动手脚,至少是在我们职权范围内灵活处理一下。

“贵妇”没有答应,也没说不行。我们给她算着能赚的钱时她的眼睛在放着光,但是每当有一群警察摔门而入,她就会大惊失色。而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总结说那只不过是给机器加点润滑油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懂,亲爱的——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创举会得到经常光顾娱乐中心的大人物们的大力支持。

“‘贵妇’，您想想看，咱们肯定能说服所有那些政客、法官、军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而他们每个人又都在不同领域的社交生活中有着成百上千的人脉，我们这一充满现代性的创举、无可指摘的娱乐模式只会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而且，”我继续对她说道，“我们还能让那些常客成为股东，就算是个融合了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合作社吧。”

“贵妇”晃着脑袋，心里盘算着，然后问了我一大堆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要给政客塞多少钱？”

“需要多少就塞多少，‘贵妇’，我们不会吃亏的。”

“姑娘们呢？怕是够用吧。”

“要是需要的话咱们可以多搞点来啊，从罗马尼亚搞，或者从尼日利亚、古巴搞，哪儿有好货色，咱们就去哪儿搞。再弄点儿帅小伙儿来，想玩儿小帅哥的人可多着呐。咱们到时候就在二楼多弄几间房子出来，把一些布置成情趣主题的，另一些搞得上档次一些。”

“我们要怎么去说服那些潜在的股东呢？”她用一副商人的口吻说道。

也就是在那时，我的脑子里生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在房间里藏几个摄像头，这样一来，那些录像既可以帮我们去说服那些光顾我们的体面人，也可以通过网上分享的方式赚一笔，当然得信用卡提前支付才行。于是“贵妇”不再迟疑，当即允许我开始动工，着手布置监控系统，通过一台小型的服务器进行了试运行。我们就是这样开始合伙做生意的。

那天晚上，在我们这张牌桌上，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朋友们，给他们说了娱乐中心新的建设方案，而且给他们说要是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入股，到时候能拿到不错的分红，其他的细节我并没有透露太多。和设想的一样，我的朋友们对这一系列新的建设进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毫不犹豫就入伙了。那个保守党议员说他可以带来好几位参议员，他还保证说党主席肯定会喜欢那几个塞内加尔小伙的；那位革命分子则压低声音说他们的最高统帅就喜欢未成年少女，尤其是未成年印第安少女；诗人说所有的诗人都是堕落的酒鬼和瘾君子，这没什么可觉得新鲜的。

于是我们开始制定一份杰出人士的名单，不管怎么

说，名单上的人是一定要拉拢一下的，我们甚至把执政者、法官、记者、工会会员、银行家、运动员、政客、演员和商人都列了进去，总之，只要有钱或是有权就行，或者是有名，也就是说那种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就能对我们这家卑微的社会型公司有巨大帮助的人。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敲诈勒索的任务，那些安装在客人们的房间里的摄像头可派上了大用场，也是靠着它们我才最终让房间的数量大幅上升。就这样，那些本应属于光顾我们店的政客们的豁免权转移到了我们身上，司法警察保卫着我们的经营场所，工农业银行给我评定了足够高的信用指数，好给我们提供必要的资金来建设最为现代化的可卡因、海洛因、冰毒制造实验室，同时农林专家们还在帮我们照料着大麻、罂粟和古柯，只需要打一通电话就能知会那些最杰出的运动队的老板们我们这儿的比赛赔率，自从博彩在全国被废除之后，我们这儿的这种玩法就声名远扬了，在一个由多位参议员、众议员和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法官们组成的团队的辛勤努力下，国家授予了我们赌博游戏特许经营权。

我们的网上色情频道的访问量很快就成了全国第一，不仅是因为姑娘们长得漂亮，也是因为人们都想看我们

这个时代里最道貌岸然的先生们做那种事情的直播。短短几个月内我们的节目就上了电视平台，全国都能接收到信号，甚至还播到了海外。外国的达官贵人和全世界娱乐圈的名人都迫不及待地到我们这里来做直播，而我们的投票点也很快就成了全国最火爆的站点，成了政治活动的一个中心。于是后来我们也推出了自己的公职人员候选人。

时光飞逝，我买下了两家主流的电视媒体、几家广播电台和国内最重要的几家报纸，我新加了几间工作室，又购置了多台最新式的轮转机，我们就这样掌握了那所谓的第四种权力。那位民族主义诗人坚持让我们把最重要的文学文化类的杂志也吸收进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掌控思想领域了。多亏了那位革命分子的协调，我们最终得以投资了那些对我们而言极具破坏性的产业，它们很快就为我所用了，从那之后只有我们先点头，它们才敢发声。我们还大肆投资工业、购置地产；我们推广私人合作社模式，在共和国全境加强政治—企业的扩张。

“贵妇”既貌美又善良，她的美艳在全国已经成为一个传说。她以这种个人魅力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女子军队，